

迎母立名
罢止“逐客令”
重用尉繚
换将灭楚
不杀侯生

理智的“暴君”

嬴政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推出一系列巩固统一、有利统一的政策措施，为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下最基本的制度，除了他个人具备的“天之降大任于斯人”的因素外，与其能够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大群各具贤才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单凭秦始皇嬴政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切的。秦始皇的用人之道最值得称颂的，是他能将暴戾、专制的性格与知人善用、闻过即改等“善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世人眼中，在前人的论说中，秦始皇更多地是以残暴不仁、崇刑乐杀、草菅人命、不恤众生、穷奢极欲、好大喜功等面貌出现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的确是秦始皇的品行，但只是他的一方面。秦始皇是暴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将他与夏之桀、商之纣、周之幽、隋之炀等亡国暴君同提并举。他是一位应时而降、应运而生的时代伟人，他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政治伟人。在那个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封建君主，如果没有“残暴”，是不可能统一已分裂数百年之久的中国的；如果没有“残暴”，统一的制度是不可能迅速推行到全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坚定跋扈、冷酷无情、暴戾专横的个人性格，才使得秦始皇造就出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功绩。他的残暴不仁应该说是历史使然，是时代的需要。

作为事业成功的政治家，秦始皇的品行中还有另外一面。他经常有高明之举，有些甚至让人备感亲切，这一点在他的用人之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能在暴怒之下囚禁自己的亲生母亲，连杀数十位进谏劝说的大臣，但最终却理智地接受了一位外来客卿的游说，停止杀戮，与母亲重归于好，确立起“德”的名声；他能在专横之中欲将所有来自六国的游士赶出秦国，却最终还是理智地接受了一位游士的劝谏，撤销“逐客令”，继续先辈们招贤纳士的政策，没有给统一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能在转眼之际坑杀数百名“儒生”——他认为无用之人，也能在一怒之下将自己的长子赶出京城“戍边”，但却从未杀害过，或者企图杀害过一位曾经对他的事业做出过贡献的重臣——叛逃的除外，尽管其中有些人曾经对他极其不恭，令他十分不快。后世的暴君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所谓的“圣主明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他能够将各种各样的人才笼络在自己身边，为自己服务，为自己尽忠，并最终有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

秦始皇嬴政作为一代君主，在位三十八年，与其结为君臣关系的有无数人，在史籍中记载的有几十位。其中吕不韦、李斯、蒙恬蒙毅兄弟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吕不韦把他抚养成人，李斯在治国安邦方面为他提出过不少很好的建议，蒙氏兄弟则是

他最亲近的臣下。而对秦始皇嬴政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韩非。

□迎母立名

秦始皇嬴政曾经在盛怒之下将自己的亲生母亲迁出首都咸阳，幽禁于秦国旧都雍（今陕西凤翔）。此事发生在他亲政不久的公元前238年，当时嬴政22岁，是秦国第三十一位国君，尚无皇帝称号。

秦始皇之母赵姬是赵国邯郸人，原是商人吕不韦的小妾，娇艳绝美，擅长舞蹈，是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时所纳。吕不韦在邯郸经商时遇到两位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人，一位是赵姬，另一位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后更名子楚）。当时异人正在赵国作人质，政治上不得意，生活上陷于窘境。精明的吕不韦用金钱开道，利用秦国内部的矛盾，以异人为筹码，做成一笔一本万利的政治生意，使得连归国希望都十分渺茫的异人竟然被立为后嗣。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吕不韦索性连赵姬也拱手相让。异人当上秦国国王后，不忘旧约，立刻任命吕不韦为相国，赵姬则成为王后。但是，异人短命，做国王仅三年便在三十二岁撒手西去。嬴政即位，年轻的赵姬成为王太后。赵姬难挨寂寞，与前夫吕不韦私下沟通，以解无水之渴。后来，吕不韦眼见嬴政一

天天长大，便献上在床第功夫上有绝活儿的“大阴人”嫪毐作为自己的替身。太后与嫪毐终日厮混，结果接连为嬴政生了两个异父小弟弟，并打算待嬴政死后，用两人所生的儿子即位为秦王。

正当二人为自己的将来设计蓝图的时候，十三岁时已即位为王的嬴政终于到了法定亲政的二十二岁之龄。这一年，他率领群臣离开首都咸阳到故都雍城举行亲政典礼，同时开始调查嫪毐的种种不法行径。身在咸阳的嫪毐知道情况于己不妙，企图先发制人，用武力夺取政权，结果被嬴政以残酷手段镇压。秦王下令将参与叛乱的官吏全部满门抄斩，家里的宾客舍人尽数判刑。嫪毐被夷族，他与太后为嬴政生的两个异父弟弟被摔死，共有数万人坐罪受惩。但是对于亲生母亲、太后赵姬的处理则比较棘手，一不能杀，二不能用刑。最后，盛怒万分的秦王嬴政下令将王太后迁出都城咸阳，囚禁于雍城萯阳宫，并表示永远不愿再见到太后。

此事在秦国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举国上下议论纷纷，不赞成的人为数不少。余怒未消的秦王嬴政又下令：“有敢以太后之事劝谏者，乱刀砍死，并以蒺藜（带刺的刑具）划刺其脊背和四肢，尸体堆在宫门外示众。”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的臣下，年轻的嬴政的确不是善良之辈。谁知自古忠臣不畏死，仍有二十七位大臣冒死进谏，但都是

空有忠臣之心而无善言之口，嬴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统统杀死，27具尸体都堆在宫门外。

杀死了这么多人，仍然有人敢继续以自己的舌头赌命，这次来的人叫茅焦。茅焦原是齐国人，不知何时西入秦国，也不知有何才能，虽被拜为客卿，但在政治上一直未显峥嵘，始终默默无闻，不过这次该他露脸了。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宾客，听闻他进宫上言，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

接到茅焦求见的报告，也许已经是杀了二十七个人使秦王嬴政感到有些厌烦，这回他稍微客气了些，先派使者出殿提醒道：“不许以太后之事进谏。”茅焦回答：“正是为此事而来。”嬴政命使者警告茅焦：“你没有看到宫门外的尸体吗？”茅焦答：“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来就是要凑够二十八之数。我不是怕死的人！”听到使者的回报，秦王嬴政火冒三丈，大怒道：“这小子是故意来违背我的命令的，速速加热鼎锅把这家伙煮了，我看他如何横尸宫外去充数？马上召他进宫！”说完，按剑而坐，气得满嘴翻白沫。左右全都惊恐万分，为茅焦捏着一把汗。

茅焦进殿，不慌不忙地行过礼，对秦王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享国之人不忌讳亡国：忌讳死亡的人命不久，忌讳亡国的人不能保

全。死生存亡之事，都是圣明之君迫切要听到的，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听一听？”秦王怒容微敛，问：“此话怎讲？”茅焦更加放胆地说：“陛下有狂乱乖戾的举动，陛下自己不知道吗？”闻听如此犯上之言，秦王反倒平静了，他问：“都有哪些？我愿意听你说一说！”于是，茅焦历数秦王的过错，说：“陛下车裂假父（指嫪毐），有嫉妒之心；摔死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于萑阳宫，有不孝之行；划刺谏士，有桀、纣之举。天下人听说这些事情，就会瓦解四散，没人再倾向秦国了。我怕秦国因此灭亡，所以替陛下感到很危险。我的话讲完了，请用刑吧！”说罢，除去衣服，伏在刑具上。

茅焦把秦王嬴政亲政以来所做事情几乎全都否定了。然而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尽管此时秦国军事力量强大，东方六国已经阻止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但是人心的向背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它对秦国统一大业的进行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加快统一的进程，必须尽最大可能争取人心，赢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一点年轻的国王嬴政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虽然怒气冲天但还不糊涂的嬴政听了这一席话，立即转怒为喜。他亲自下殿，一边扶起茅焦，一边说：“赦你无罪！请先生穿上衣服，我愿意向你请教。”随后拜茅焦为自己的仲父，封爵为上卿。

这就是嬴政的特点，只要言语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只要对统一有利，对他的统治有利，他都会非常高兴，而且百分之百乐意接受。所以，嬴政决不是不会纳谏或拒绝纳谏的君主，而恰恰是会纳谏和善于纳谏的君主。他有残暴、冷酷的一面，也有近人情、通人性的一面。茅焦正是摸准了他的脾气，所以才敢大胆进宫，敢于出言不逊。

见秦王怒气全消，茅焦进一步劝谏：“秦国正在图并天下，而大王有迁徙母太后的劣名，恐怕天下英雄听说，因此而背叛秦国了。”秦王一听现在只有此事尚可挽回，立刻套车挂马，亲率千乘千骑，赴雍城接母。太后极为高兴，回到咸阳后设酒宴款待茅焦，席间对茅焦赞赏有加，她一迭声地说：“矫枉过正，转败为胜，安定秦国的江山社稷，使我们母子重新相会，这都是茅君的功劳啊！”

秦王嬴政接受茅焦的进谏，将母亲从雍城接回咸阳，虽然从历史记载中很难看出有什么直接的结果，也很难说他已经真心原谅了母亲，但是此举毫无疑问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积极效应，至少在秦国内部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安定政局的作用，对统一肯定是有裨益的。

□罢止“逐客令”

秦王嬴政亲政后不久，还做过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情，这就是他下达了一道违反秦国传统作法和其本人执政方针的命令——“逐客令”，欲将六国在秦任职的客卿全部赶走。不过，在李斯的劝谏下秦王嬴政最终撤销了此命令，没有对秦国统一大业造成危害。

是什么原因使得嬴政一反常态，改变了秦国长期奉行的人才引进政策而下达这项命令呢？原来是东方国家对秦国施行反间战的结果。

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力最为弱小，又紧邻秦国，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首选目标。韩国国君安实在不愿意轻易将祖宗传下来的“锦绣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便把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找来，让他肩负间谍的使命西入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转移秦国的注意力，改变韩国行将灭亡的可悲命运。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第二年，郑国来到秦国，欲替垂死的韩国尽一点力量。在政治上已经稳固住自己地位的嬴政正想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听了郑国的计划，觉得对秦国有利，于是立即征发百姓，由郑国主持在关中东部兴修一条引泾水东注洛河的水渠。

郑国主持修建的这条水渠，计划全长三百多公里，建成后可以溉田四万多顷，工程浩大，确实会占用秦国不少人力、物力，但关中河道则可以改造得更加合理，水渠建成后遍布关中的咸卤地将会变成良田耕地，所以秦王嬴政即便没有识破韩王安的计谋，他所做出的这项决策也没有错。这项决定也符合秦国一惯的重农政策。

只是韩王安低估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尽管秦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这条水渠，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秦军的东攻计划。而且，当时在秦国兴修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并不止此一项，譬如秦王嬴政的陵墓就在修建中，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一直到秦始皇死都没有完成，它常年用工在十几万甚至更多。

夜长梦多，最后，韩王安的阴谋终于让嬴政发现了，不善制怒的嬴政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郑国抓来，要问刑处死。嬴政气得发昏，朝中一帮长期不受重用的宗室大臣们觉察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秉朝政的好机会。因为，长期以来，秦国一直坚持“客卿”政策——至少欲有所作为的秦国君主都施行此政策——重用东方有才之士，或委以重任高位，或任为客卿随时谘问，宗室贵族在政治上都没有过高的地位，本国官吏若无大才也只能充任一般职务，掌不了大权。这项制度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

后长期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政治保证之一。

看到秦王怒气冲天，宗室大臣们乘机进言，称：“各诸侯国来秦国谋事的人，大抵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君主而游说秦国、做间谍的，请您务必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年轻气盛的嬴政犯了急躁的毛病，没有冷静地思考，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名字被列在驱逐的名单之中。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追随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窗，学成以后西入秦国欲施展一番抱负。他因建议对东方六国施用反间计，拉拢了不少各国的名士，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拜为客卿。

“逐客令”一下，秦兵立即堵在各宾客的家门口，不许申诉，押送他们即刻离都。在被秦兵押解出境的途中，李斯乘隙写成一部劝谏书，并设法请人送入宫中，向秦王进谏。其书称：

我听说官吏们商议驱逐宾客，我私下以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穆公为了寻求人才，西取由余（其祖先为晋国人，后逃入戎，曾受戎王差遣出使秦国，被穆公留下，任为上卿。后帮助穆公攻伐西戎，灭十二国）于戎，东得百里奚（原为晋国公主的陪嫁之臣，来秦国后又逃亡到楚国，最后被穆公用五张

羊皮赎回，与由余等共同帮助穆公建立霸业）于宛，迎蹇叔（原为秦国人，后居于宋国。百里奚好友，因其推荐而来秦，被任为上大夫，也是穆公称霸的有功之臣）于宋，来丕豹、公孙支（均为当时的名士）于晋。这五位先生都不生于秦国，而穆公任用他们，吞并了二十个国家，最后称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卫国人）之法，移风易俗，人民殷实兴盛，国家富裕强大，百姓乐意为国所用，诸侯诚心归附顺从；而且还击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征服了千里的土地，直到今天秦国仍然安定强盛。惠王采用张仪（魏国人）的计谋，攻取了三川之地（在今河南）；向西吞并了巴、蜀；向北收取了上郡；向南取得了汉中，囊括了九夷（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控制了鄢郢（楚国都城，今湖北宜城县南）；向东则占据成皋重地，割取膏腴之地，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让他们全都臣服于秦国，功业一直影响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魏国人），废黜穰侯魏冉（昭王的舅舅，曾为秦相三十年），驱逐华阳君（昭王的舅舅，与魏冉一起专权），加强王室的权力，杜绝外戚专权的私路，蚕食诸侯，使秦建立独霸天下的帝业基础。这四位国君的成功，都是依靠了宾客的功劳。由此看来，宾客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如这四位国君拒绝宾客而不接纳他们，疏远贤士而不任用他们，肯定会使秦国

失去富裕的实惠，也会使秦国没有了强大的名声。

如今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相传随侯曾救过一条大蛇，一年后蛇衔一径寸明珠相赠，因号随侯珠或随珠）、和氏璧那样的珍宝，垂挂明月之珠，佩带太阿之剑（古代技工所造著名的铁剑之一。相传，楚王曾召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三把，分别称“干将”、“莫邪”和“太阿”），乘骑纤离（骏马名）之马，建立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装饰的旗子），竖立灵鼉（鳄鱼的一种）之鼓。这几件宝物，没有一样出产在秦国，而陛下却拥有它们，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秦国的出产才可以使用，那么夜光之璧不会被用来装饰朝廷宫殿，犀角、象牙制成的器物不会拿来玩乐欣赏，郑国、卫国的美女不会招来填充后宫（春秋战国时，郑国、卫国之地世风奢华，舞伎成群，婉歌动人，故各国多取其女子充入后宫），而骏马馱馱（骏马名）也不会饲养在马厩中，江南的金锡也不会用来制作器皿，西蜀的丹青也不会用来绘制彩图。如果用来装饰后宫、充当姬妾、使人赏心乐目的东西必须是出产于秦国才可以使用的話，那么将是宛珠装饰的簪子、珍珠镶嵌的耳环、绢绸制成的衣服、锦绣制作的装饰不能呈送到陛下面前，而时髦艳丽、娉娉窈窕的赵国美女也不能侍立于陛下身边。至于击瓮叩缶、弹箏拍腿、呜呜而歌，给耳朵

带来快感的，才是真正秦国的音乐；而《郑声》、《卫声》、《桑间》、《昭乐》、《虞乐》、《武舞》、《象舞》等乐曲，却是异国音乐。如今摒弃击瓮叩缶，而欣赏《郑声》、《卫声》；不再弹箏而聆听《昭乐》、《虞乐》，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贪图眼前称心快意、适宜观赏罢了。如今取用人才则不是这样，不问可否，不论曲直，不是秦国的人一概不用，凡是宾客全部驱逐。这样看来，陛下看重的只是美女、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的却是人才，这可不是能够征服天下、控制诸侯的策略啊！

我听说土地广阔粮食就充足，国家广大人口就众多，武器精良士兵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那样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细流，所以能那样的深广；称王的人不抛弃人民，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论东西南北，人民不分此国彼国，四季丰足，鬼神降福，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道理。如今陛下竟然抛弃人民以资助敌国，拒绝宾客以成就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缩而不敢西向，裹足而不愿入秦，这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强盗”啊！

不产于秦国的东西，值得珍贵的很多；不生于秦国的贤士，愿意效忠的不少。如今驱逐宾客以资助敌国，减少人口以加强仇国，是内使自己虚弱而

外树怨仇于诸侯，而要想使国家没有危险，那是不可能的。

秦王嬴政读过李斯的上书，马上明白自己错了，他急忙下令收回“逐客令”，并派人从速追回李斯，让他官复原职。

嬴政这种知错就改、见贤求教的特点，是其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的基础，也是他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条件之一。实际上，秦始皇嬴政的残暴只施加于两种人之身：一是百姓——依法家理论根本不用关心、考虑的小人；二是他所愤恨的人，如嫪毐、行骗的方士，还有敌人等。而对于他所敬重的人或对其有用的人，则只有威严，不施暴行，所以对茅焦、对李斯、对尉繚、对王翦等，尽管他们多有“不恭”之辞或举动，但嬴政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他们，甚至连罢官免职的事情也没有，相反，始终重用不疑。这就是嬴政与众不同之处，后世帝王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没有，包括唐皇李世民，对魏徵不是时有微辞，就是动辄要杀他的头。依嬴政的性格特点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嬴政的这一性格特点，使其比起许多不够暴君之名的后世君主来说，也能够位列善于纳谏和敢于纳谏的帝王之列。

现在，李斯在秦王的脑海中再也抹不掉了。秦王为自己这个时代秦国又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兴奋不已，也为自己因一时之气而险些将秦国推入不测之地而深感后怕。从此，秦王对李斯言听计从。李斯则平步青云，很快官至廷尉，执掌刑狱，并且在秦朝建立后不久升任为丞相。

“逐客令”撤销了，而对于那个险些使秦王铸成大错的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秦王嬴政仍不依不饶，非欲处死以泄其恨不可。幸好，郑国也是一个善辩之徒，他对秦王说：此渠修成后，对秦国具有万世之利，关中许多不毛之地将辟为沃野。已经头脑冷静的秦王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不再加罪，命令郑国继续主持工程。经过数年的艰辛，水渠终于建成，从此关中瘠薄之地变成膏腴良田，灾荒减少，秦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直至最终平灭东方六国。这条渠后世称为“郑国渠”。

□重用尉繚

尉繚，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繚，战国著名军事家。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

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好在人不行，天随愿。历史老人适时地安排尉缭西入秦国，在军事上帮助秦王嬴政完成统一的大业。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